

順德府志卷之十六

武進徐景曾撰

藝文下

碑

開府彭公建廟碑

東魏中唐書舍人 邕

蓋聞巖巖秦嶽魯邦以之仰瞻奕奕梁山韓國於焉作鎮惟斯巘舊陶唐采封此山高巒獨立峭岫孤生羊腸曲折虎牙直上跋跖原隰之間攀援屏嶂之側巍乎共熊耳爭標峨然與龍首競列青松對出含風成响翠栢叢生凌寒獨秀淵浴赤日泉涵明月子喬亟游既不殊於鶴嶺洪崖屢集亦何異

於鸞岡兼以青鳥黃鵠頡頏高樹赤狸斑兔偃臥平坡育瑰
異以難名備詭怪而莫測是則此邦之神山實乃四民之壯
觀儀同彭公名樂字興樂安定人也嗣來崑山承華麗水燕
頤稱奇龜文表異氣凌越石早著雄兒之名才標仲昇長表
封侯之譽神姿峻邁英機秀爽感召風雲抑揚書劍不守志
於章句豈邀名於博士既有虎豹之姿常懷鴻鵠之志

特除伏波將軍永安侯無何奸雄仗劍逆黨
冥繁曰自晉陽奄淪天闕禍生戲水既不異於周時亂起豆
田復何殊於晉代大丞相渤海王觀素服之變觀青衣之辱
鷹揚隼擊星流彗揮公綢繆振策從容謀畫投誠比於蒿箭

結素全于魚水糾率同盟剪彼虺蜥率扛鼎之卒命投石之
夫左右俱進鸛鵠交至公總勒後勁申令前茅應機制勝隨
方芟艾除使持節都督鎮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樂城
縣開國侯然賊臣擾攘結黨連羣亂子跳梁嘯徒命旅雲合
魚貫之家總會召以戍林銅頭鐵額之兵信舉手而爲列公
翻爲鳳翼蔚作龍鱗操鉞先驅推戈挺進于是逆黨大奔叛
徒草偃尸橫亂麻血成漂櫓故能績參復夏勲預作周明試
旣成舍爵斯在除武衛將軍散騎常侍然鈎陳之內環護九
重文昌之中陰岑萬戶入典宿衛不愧仲康之才出奉清譚
豈讓思伯之辯除車騎大將軍光祿大夫進封漁陽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餘官如故計日受俸不納故吏之錢尅已矜施但聞慈父之詠還除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齊踪昭伯方規公衡化有成於調味政無替於治衮加左衛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使持節都督相邢軍事定肆二州刺史涇縣二州大中正餘官如故然嶠陝多事京索未平蠢爾侵我

伊洛公乃出車朱闕飲馬黃河擁長戟以先登秉高旌而陷陳斬將擎旗必復三州之境執訊獲醜戰懷千里之地濟康世難事簡皇哀建旆臨蕃時無異屬乃除使持節都督殷

冀州諸軍事殷州刺史將軍儀同開國並如故識量高明在

清長而不犯威風遠著杌棘感而自除傳事南縣雨被山間

之老待期一日信及收馬之重然則懷仁履智依山樂水
嶺載馳登峯太息實依憑於一壑是擯絕於羣塵憶貞嶠
在茲想方丈其何遠至如神宮迥建靈館高臨反阿霞翳
簷鳥翥微風起于蟪蛄纖影仰于尺蠖丹素合而爲采錦
錯以成文宛若玉臺不在高高之上儼如瓊室詎出崑崙
間湛九醞于金罇列八珍于玉案噉南楚之青謳作西川
雅傳龍駕雲飛蜺裳雨集昌瑞爰降嘉慶又臻昔緱氏勒
事傳仙廟之術陳留刊頌理著聖祠之功况茲德邁百神
成萬物當亦鑄此他山是用傳之不朽其詞曰萬邦遼邈
域連綿天嚴星宿地重山川十仞似削三折如懸含吐雲

出入風烟不異南登何殊北上仰眺如窻俯觀猶掌岩蒲九
節華邁十丈躋賚爭來排空競往無異所聚詭怪攸同爲神
萬里作鎮茲邦曰維則哲時乃之功方駕召虎如罷如熊豪
俠追隨結客馳車鬪鷄戲馬檣蒲蹴鞠梁有餘勁雀無全日
但事雄飛寧知雌伏乘雲驤首搏風振翰冠冕花映珪組暉
煥運屬孔艱時當多難翻作股肱蔚爲楨榦除克剪暴成功
立朝佩鳴蒼玉赤寫紫貂爰騄驪駉黃簡嚆嶢來蘓致望遍
謳成謠統衆伊釐伐鼓河洛俘彼海鯨扶茲鐵墩遠樹旌旗
萬衆惟幕易俗移風勝殘去虐秉仁成德登山載什廣築靈
宮高闢神府丹素交輝奔藻相並既擬月宮靈殊日宇惠食

滿案桂酒盈觴長袖拂面清歌遶梁天艾蠲齊祭爛霓裳
祿攸隆千祀傳芳

皇魏一百五十載武定三年歲在旃

蒙赤奮若十月丙午一日都督相邢定肆毀冀六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督涇顯二州大中正
漁陽郡開國公彭樂文

唐相宋文貞公璟神道碑

唐高
書顏真卿

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問人臣之致極況乎文
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敘
超衆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邢州南和人其
先出於殷王長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

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
曾祖弘峻大理丞祖務本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
尚書自田曹至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克量事見許公蘇
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
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而
吞吐之遂乘而直上倏忽警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
深襟靈益爽年十六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覽之自亥及寅
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
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
異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

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時聞天后親問所欲公遂代爲
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爲國之一吏遂手詔授
錄事叅軍拜舞趨出旣而詔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
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日遷殿
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
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
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
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
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
失色倉惶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

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詣臺廷立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詔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趨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

祀夏

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公正色謂之曰當今陛下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

平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
將幸西京深虞北鄙及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
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往顧之曰諸人已出不
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屢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
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
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
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
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步擔山諷宰相以此旨諸
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
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

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
充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
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
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
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事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
車無敢不薙彼之風俗僭趨苟簡茆茨竹櫟比屋鱗次火災
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甌千甍齊翼萬堵皆興
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爲碑頌無何使中使楊思勳召公公
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勳以素貴恃言辯

于帝帝嗟歎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

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至三峭谷道隘不治欲
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領使中丞王恪並坐當降黜公奏
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公曰陛下責之
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出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
其復職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旣
而又令公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鴈鳩之德錫以名
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
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
柱國狂豎權梁山搆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
兆司錄李如辟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以婚姻

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節部是同反無罪不
合論率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
公傑出將相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
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
流汗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
西京留守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
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
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
王峻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午日蒙賜
鍾乳命盤歸鍊或以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

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
至於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爲
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
拜道左元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
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
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
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
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
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
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伯公而歿允

終偕老嗚乎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惠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謀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車而義形於色蠡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

離行其道而死生勿咎非夫合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
形於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
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
年冬十二月孫儀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
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
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
盧僊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章吏部黃門紛
紜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
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熒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